

■聚焦■

就业光环难遮颜面无光 职校真就那么不招人待见?

编者按

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引擎。

然而长久以来,在人们的认知中,职业教育似乎只是一条羊肠小路。“职业学校低人一等”、“技术人才社会地位低、待遇差”、校企合作企业动力不足、政府扶持力度弱等问题始终缠绕着正在急速发展的中国职业教育。

在“中国制造”正在走向“中国智造”的当下,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。只有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,让职业教育从羊肠小路变成阳光大道,“中国智造”才会更早实现。

“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9年超过95%,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连续3年超过90%。”教育部长袁贵仁,在今年2月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如是说。

然而在职业教育就业热的另一面,却是不少职业院校常年遭遇报名人数持续低迷的尴尬。由于社会对职校文凭歧视、就业质量总体偏低、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原因,职业教育发展困境重重。

为此,专家呼吁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,让职校的大门,能够真正被学生和家长所待见。

出口“旺盛”,进口“萧条”

“技术工人能做的事情,博士还真干不了!做实验搞研究,仪器设备坏了,队伍里的研究人员都没辙,但来个有经验的技术员,就能搞定。”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万宝年认为,技术工人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中不可或缺。

不仅如此,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一份书面发言还显示,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,技术工人缺口仍然很大。“目前,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0%,高技能人才只占技能人才的25%,且大部分集中于传统制造业,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市场需求还不适应。”

一方面是市场对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、职业学校学生出口“旺盛”;另一方面却是职业教育招生难尽如人意,进口“萧条”。

对于中职生源来说,大部分初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普高,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去读中职。有些中职学校一年只能招到几十人,教工数量甚至大于在校生数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现代

教育集团董事长苏华说,2014年,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796.6万人,中职招生619.8万人,普职比约为1.3:1,远低于国务院文件提出的“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”的要求。2010年至2014年,全国中职学校减少2063所,其中民办中职学校减少25%,在校生减少38%,专任教师减少28%。

高职生源也同样如此。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,2004年,高职院校招生规模占到整个高等教育的47%到48%。而2014年,高职院校招生人数仅占39.5%。

据此前媒体报道,2014年陕西省发布的专科院校正式投档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,在陕西参加招生的597所文史类院校中,139所院校在该省遭遇“零投档”,理工类640所院校中,“零投档”院校多达181所,不少高职院校已连续多年出现严重的生源不足。

职业学校低人一等?

除了生源减少、高考录取率提高以及参加“洋高考”人数逐年增加等原因之外,职业教育本身

存在的问题成为其招生困难的重要原因。

“很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低人一等,孩子考上普通大学要招待亲友,考上职业学校不敢出门,社会认识有差距。”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说,而在一些发达国家,职业教育恰恰是最贴近社会的一类教育,非常受欢迎。

“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孩子上职专。”在实际采访中,这是许多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的心声。

人们对职业学校的偏见,与职业教育就业质量总体偏低有很大关系。记者调查了解到,大多数职校毕业生只能选择待遇偏低、不稳定、缺乏福利保障的工作。一份关于中职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,中职生高就业率难与“高福利、高收入”画等号,八成中职生起薪在2000元以下。

不仅如此,在择业、升学、报考公务员等各个方面,普遍存在对职校生的政策限制和歧视。“找工作时,很多企业一听到我是大专毕业的,连简历都不看,就直接把我拒绝了。还有事业单位和公务员,大部分岗位都要求本科学历以上,我连考试的资



对比强烈

李法明

格都没有。”毕业于福建某高职院校的吴杰告诉记者。

原本应该形成技能门槛的职业资格证书也面临含金量下降的境遇。长春职业教育学院汽车分院副院长成玉莲说,学生在校期间考取证书并不被企业认可和看重,他们和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社会招聘人员相比技能更高,待遇却相当。

除此之外,政府对职业教育扶持政策不足、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差、师资力量弱等因素,也都削弱了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。

谁来培养“大国工匠”——人大代表三问职业教育

职业技能教育是培养“大国工匠”的重要切入点,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,也是一个很好的民生工程。因此,建议一部分本科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。办好职业教育,应该根据企业的需求设置专业,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人才。

“工匠精神”是今年全国两会上的一个热词,其背后凸显了人们对高质量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如何才能培养出“大国工匠”?与会的不少代表表示,职业技能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。

职业教育 and 高等教育该打通吗

有人说职业教育到了高职就到头了,不利于吸引优秀生源。

“有的省实行五年一贯制,有的实行中职‘3+2’,搭建人人成才的‘立交桥’,有利于解决过去一味追求高学历、不肯上职业学校的问题。这种分段培养的方式,有利于鼓励年轻人上职业学校,打通今后走向本科或更高学历的通道,有利于人才成长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。

她的观点得到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农业厅农业资源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姚建民的赞同,“上了职校再上本科,也是一条成才的道路,应给年轻人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”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却不认同这一观点,“职业教育是专门教育,本科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,到底该谁向谁并

轨呢?”他认为,一部分本科教育有必要向职业教育转变。

作为一名职业教育毕业生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铝业公司技术工人常俊民有亲身体会。“我不赞成职校生一毕业就继续读本科,他们需要实践,好的技术人才都是从实践中干出来的,而且学技术的大好时光就在25岁之前。”他认为,干技术的能否成才不在于能否拿到较高的学历证书。

“如果职校生想继续受教育,我认为需要‘停顿一下’,工作几年之后再继续读书。这时候,你会知道自己欠缺什么、学什么有用,才能主动学习,事半功倍。”常俊民代表说。

办职教该不该大包大揽

“现在已有2.7亿农民工进城务工,为什么还存在‘民工荒’问题?我认为原因是专业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。应大力扶持职业教育,在‘十三五’末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杂费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纯清认为,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,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,“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很多来自农村或者经济相对困难的家庭,对他们来说,如果既能不花钱受教育,又能找到好工作,那就是最大的民生”。

吴晓灵代表也同意中等职业教育费用应尽量由财政来负担,但是,在职业教育投入中应区别对待,“国家应该负责基本义务教育。高级的职业教育则要更多用居民和企业的钱,少用财政的钱。应划清政

府和市场的边界,动员社会力量办学”。

职教招生到底难在哪

一边是市场对技术人才的渴求,另一边却是职业教育招生难的无奈现状。

来自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烨说,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有一个职业教育学校,有5000多名学生,就业率100%。这个学校的法宝是什么?“学校根据企业的需求设置专业,社会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。”李烨代表说。

“目前,有些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在企业并不实用。”常俊民代表十分赞同校企联合办学,“据我了解,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二元制,学校和企业签订协议,在校学生可以领到工资,企业派出工程师、高技能人才等到学校授课,这样就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效果”。

长期活跃在农业一线的姚建民代表发现了现行技能教育的问题,“比如在农业技能培训方面,国家投入了大笔资金,可真正种地的没几个去听课”。他给出的对策是,提高培训内容的实践性、精准投放技能教育,“比如要针对农业合作社带头人、农业企业技术骨干等提供培训,少作一般性培训”。

事实上,提升职业教育,不仅是教育的事,“如果普通工人一辈子辛辛苦苦都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,如何谈工匠精神?”一位名叫野望的网友说。呼唤工匠精神,需要职业教育、薪酬体系、社会氛围等整体环境的共同改善。

(李哲)

改变观念才能培育大国工匠

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到,要“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产,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增品种、提品质、创品牌”。“工匠精神”这一热词横空出世,引发社会广泛热议。

众所周知,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,是经济实力的坚实基础。无论是推进科创还是提升就业,制造业都是主战场。令人有些遗憾的是,长期以来,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“君子不器”的错误观念,大家都想把孩子培养成公务员或者白领,“劳心者治人”的理念根深蒂固,即使是一些已经选择和生产技术打交道的蓝领们也心有旁骛。无怪乎有些代表会说,我们企业里的年轻人,最大的梦想不是干好技术,而是日夜背时政练书法,寄希望于考上一官半职从而改变命运。这种观念上的不平衡势必会引起人才发展的不平衡,势必严重抑制社会创新的活力因子。培养大国工匠精神,首要的前提条件就应该是转变观念。
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6年2月份,PMI指数仅为49.0%,比上月低0.4个百分点,创下5年来的新低。连发藕生,根源就是制造业不振。而制造业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又是人才匮乏、创新不足。两会期间,很多自媒体分析了德日两国的制造业成功经验,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——除去家族传承、民族性格等原因外,高度一致的一点就是全社会对技术工人的高度尊重。例如日本有一家名叫哈德洛克的工业株式会社,这家企业只有

40多人,专门生产螺母。按照一般的理解,造点螺丝钉实在稀松平常,不上台面。但他们就靠着专心致志去生产小螺母,从而获得了世界级的高度尊敬与赞扬。从世中不难看出彼国对工人的尊重,从中也不难推出一个逻辑判断:如果工人没有社会地位,那么就没有所谓的“工匠精神”。

其实我国并不缺工匠人才。庖丁解牛堪称特级解剖师,样式雷的建筑无疑是世界精品,更不要说鲁班式的木工和黄道婆的纺织技术了。可惜的是,我们在高速又粗放的发展中逐渐远离了制造的根本,变得大追求体积和总量,忽视了精准与细致。唐魏征在《谏太宗十思疏》里说:“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。”而这也正是两会传递出的时代强外最强音。粉笔登上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“工匠精神”,必然会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。这种代表专注、精准、品质的职业精神才是助力“中国梦”实现的大排量助推器。

与此相应,精神力量还要搭配上物质褒奖才更完美。在不断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的同时,也要改革评级制度,给予工人一定的技术等级,配备相应的财富逐级激励。还要大力学习先进制造业国家较为完备的技校体系,设立专门的奖学金,鼓励支持有志青年报考技术职校。只有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达到一定高度,才有资格去谈工匠精神,才能让技术工人们潜心闭关修炼。

(胡洪成)

接下的活路,也绝对对下年再做,哪怕因此而得罪人,因此而降低工钱。

其次是下料懂规矩。篾匠里有俗话,“晒席要厚不得薄,小席要薄不得薄。”——啥意思?先前,到处都是泥巴路、泥巴场,要想把丰收了的粮食晾晒干,唯一能用的,就是晒席。小席是啥?就是我们夏季纳凉铺在床上的凉席。晒席上躺的是小麦谷子大豆包谷,小席上躺的是人,当然是晒席越好,小席越薄越好。——难点在哪里?难在破篾条。晒席的篾条是一破二,一般的篾匠,掌握不好力度和劲道,破篾不均匀,一薄一厚,打的晒席,用不了几年就烂洞,烂了洞就只能家里妇道人家用旧布缝补了才能用。所以,好篾匠的口碑全在妇道人的嘴上。小席不然,小席要光滑、柔和,要耐得住摩擦。小席的篾条一般是一破四,四五毫米的竹子,去掉竹皮,要精准地破成厚薄一致的匹匹篾,功夫全在手头,在双手的十根指头,甚至手口并用。这样打出来的凉席,耐得住男人宽厚的脊背压磨,也承得住水灵的妇人细皮嫩肉摩挲。这样的小席,有的人会夸口:“我家的小席是申占平打的,一张小席上出落了我的四个娃,个个灵精活现。”

一薄一厚,成就了篾匠申占平九十里黄金峡的德行和美誉。

再次是做活路守规矩。申占平说,“篾匠篾匠,全在手上,手口配合,活在心上。”打比说,一床晒席,六尺宽又三丈,有四边边的,有两包边的。划篾条要两天,打席要三天,包边要一天,全是蹲在地上,弓着腰,六天时间,将近三十个工序,缺一不可。篾条要厚实,规格要略大,交口要紧密,纹路要清晰,包边要紧扎。——下十分的功夫,做出十一分的活

路,主人家才会满意。再打比说,要做一把好筛子,下料,需要十三种薄的、厚的、宽的、窄的竹篾,有的薄不过毫米,窄不过韭叶,统统过云刀、过刮刀……如此三番,两天时间,一个细密一致、深浅适当,两尺见方的筛子呈在前面,叫主人家合不拢嘴。

闲余之际,申占平也会略显神通,玩个花活?——编一个猴娃兜兜。又叫茶叶兜兜。一般的篾匠,都不会做。其结构交路复杂,有七个角、四个方、三面圆、一个口,工艺上有圆有方、有曲有直、有疏有密、有实有虚,上呈三角兼圆弧形宝塔状,下呈正四方,前面开口呈圆弧,后面尾部成锥度。过去是富户人家装茶叶等高级生活用品的“精密家什”,编织相当有难度。申占平把竹篾

抓在手里,一折两转,三挑四回,五翻六插,七拐八弯,你别说,神了,一个猴娃兜兜剎那完工,灵活活现。

还不只如此,通过给篾条染色、利用竹篾经纬纹路和交织的规律,打个筛子,他能在一张凉席上打上“草里藏蛇”花图——能看到隐藏在绿草丛中的蛇头蛇尾;能编出斗方花图、算盘花图、梅花花图、菊花花图、麻钱花图、扇把花图,一度成为人们办事送礼的好出手。做个女子出嫁用的针线筐篮,能显出“麟”,能编出麻钱花、梅花、喜鹊登枝等多种繁杂图案,成为女子出嫁必备的好嫁妆。——用脑筋干活,求新求精,讨主家欢心,也映射出农村手艺人艺的不墨守成规的精明和忠实客户的厚道。

在农村,篾匠半农半艺,农忙忙庄稼,农闲做手艺,长年累月闲不住。闲不住,就苦累了篾匠申占平大半生精力。其实,提起篾匠申占平,黄金峡一带还有一个诙谐的顺口溜:“申占平的徒弟多,瘸的瘸来跛的跛;睡觉要往床上抱,舀饭勺勺够不着锅;徒弟本来是弟子,却像儿子敬老子。”——在申占平的众多徒弟中,残疾人占了四个。大徒弟新铺刘家山人,下半身不能动,靠双手挪那个小板凳走路,日行不过五里;二徒弟龙亭杨湾人,走路一拐三瘸;三徒弟新铺杨庄人,上山砍柴被滚石踢断左腿;四徒弟新铺蒿湾人,自小小儿麻痹。在当时的农村,这样的人,几乎都要是靠家里人伺候才能了此残生。求到门下,都是因为生活

没有出路、家庭惨遭破败,不得已才想学点手艺,养家糊口的。

当时的年代,篾匠申占平的门户,也仅仅是三间破破烂烂的瓦房,日子也支撑得很不容易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,穷

在深山有人问,能上门的,都留下。还算好,当时的年代,真正是一个“竹器”的时代,农民家庭重要的工具、器具、农具,真真的是以竹子编织的物件为主要使用工具的年代。这些残疾徒弟,跟师傅申占平吃住在一起,基本上都是每个人两到三年,有的吃饭够不着锅沿,甚至要抱到床上。——申占平收留了他们,既要教给他们手艺,又要伺候生活,吃了很多苦,也落下了根深蒂固的穷根。可是,申占平不怕,他要让这些苦命的孩子们学会篾匠手艺,自立自强起来。

跟申占平学做篾匠活有规矩。他教这些残疾徒弟很多做篾活的经验:划篾要双手

用力,左手起支架作用,右手划篾,篾条的薄厚全在大拇指的感觉上。他严格要求这些思想上自卑心智上倔强的徒弟:精雕细刻,像妇女绣花一样伺候竹子,伺候手里的活路,才能做出好家什。有时候,他把做篾匠活比作“敌人”传授经验:“战略上要藐视敌人,战术上要重视敌人。”——就是要练好基本功,手、口、脑全面配合,精力集中,两臂用力,眼明手快,把篾条限制在一条线上,才能划出好篾,才能编出好活。

先后十余年,申占平倾注了最大的精力和耐心,让他们学会了篾匠手艺也学会了如何做人。

那些年,每一年大年初二,黄金峡杨庄的徒弟杨汉峰,天一亮就披着腿,从家里出发,一根梓林木棒扛肩上,一头是挂面一头是猪后臀,去给家在新铺蒿湾的师傅申占平拜年。三十里山路,天擦黑了,才能走到师傅家。一进门,先端个椅子放在中堂,让师傅坐上去,他倒地就是当当三个响头,才安心地坐下来歇气。一般情况下,他要住两三天,给师傅家洗锅抹灶,喂猪起粪,洒扫场院,细地都干了一遍,才走。走的时候,申占平让大儿子骑摩托车把他送到黄河渡口,过了河,就离家很近了。

篾匠申占平大半辈子的五十年篾匠生涯中,做的活路也不知道有多少件了,光经他手用过的竹子也不知道用了多少。仅就一年三千斤竹子的活路,五十年得十几万斤竹子!那一定会是一座竹山;仅就一个篾篮要用70斤竹子算,这么多竹子能编织两千多件工具!那也一定会是一座农具堆积的灿烂。

篾匠申占平的大半生,精彩也绝不仅仅

是当篾匠出彩。艺多不养家。可是,申占平老汉这大半生,先后在咸阳棉纺厂当过响当当的圆车工,在村里兼打铁匠、当篾匠、当机械修理工……每一行,都是响当当的一绝。申占平这大半生,干了很多人家几辈子干不完的活路。

(刘章建)

篾匠申占平